中西紀事

江上蹇叟

洋葯上稅

洋葯按新定稅則征收始于咸豐之九年先是滬中定約經欽差桂相等與三國面議調稅則約內所定出口進口之貨均按照百中取五以為則式惟查洋葯係例禁進口之物現因定稅弛禁通融辦理應與各貨分別徵收另立專條以示限制三國皆以為然乃于滬中稅則條約第五欵內開向來洋葯不准通商今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今議定洋葯准其進口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

該商止准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並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征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等語查洋藥按百觔征稅三十兩原係征之海口征之洋商者今約內載明一經離口即係中國貨物則此後運入內地之洋藥皆係征之華商與外國人無涉其征之華商者聽憑中國辦理則須照內地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故自新章定後各省惟海口三十兩之稅一律辦理餘則收稅收釐應酌量情形隨時

隨地或增或減悉憑中國辦理外國人不得干預乃上海方按新章照行而據英國在京之威妥瑪稟稱上海設局抽釐征進口稅銀三十兩外又另征銀五十兩與條內明文相謬大爲商民不便等情經總理衙門行查江蘇去後旋准咨覆洋葯進口每百觔征洋稅三十兩售與內地商人征華稅三十兩釐捐二十兩是征之洋商者僅有三十兩其餘五十兩皆征之華商與洋商无涉等因准總理衙門照會英使威妥瑪始不能辯續据英國總稅務司赫德來京呈遞清單內有洋葯各口情形一欵內稱洋葯抵中國者每年約有七萬箱稅則太重即啟保私偷漏之端現

議有兩項征法一則進口時征一次重稅每箱六十兩完稅後准往各處而不復另征別稅一則進口時按則征收洋稅三十兩再征華稅十五兩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屬境內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應聽憑地方官隨時設法辦理等語當經恭王等與之辯論謂洋葯一入內地總以由中國任意征稅爲是而赫德謂現在上海辦法㕘差起色如照單內辦法征洋稅三十兩華稅十五兩猶恐不無走漏是以到香港者雖有七萬箱而單內秖以六萬箱估計若照內地辦法另征稅銀三十兩釐捐二十兩竊慮有名無實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觔僅征四十五兩之

多復經王等反覆駁詰嚇德仍堅執收稅愈重走漏愈多之語遂奏將呈單發給南北通商大臣妥議在案又據嚇德另呈洋葯一欵內稱廣東省城設有洋葯抽釐總局如有人先在局納釐銀五十兩即無庸在關上完納正稅等語亦經總理衙門行查入粵在案續經恭王等仍照原議洋商交稅祇准在海口銷賣不得運入內地其賣與華商後如何征收稅銀之法洋商不得過問又議定土貨復進口之貨應聽憑中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則洋葯之入內地者即使洋商影射銷售而征稅征釐悉與華商無別于是外洋無從取巧羣喙始息蓋威嚇二酋之請欲以便其

洋葯運入內地之私心。而所稱保私走漏等弊。皆自洋商作俑。而華商效尤。即使納稅抽釐。節節防範。而滬約所謂洋葯一經進口。即爲中國貨物之說。亦成具文矣。

長江通商。自屬內地。則由上海進口時。洋葯已征過正稅三十兩。此後所過。皆子口稅也。又洋商在內地不得銷售洋葯。則自上海入江之後。皆華商也。當滬中議定開關。照長江暫定章程辦理。核其條欵。并無洋商售賣洋葯征稅之條。忽据九江道詳稱。英商販運洋葯來潯。銷售內地商人。于承買洋葯後。遵照岸路葯稅章程。每百觔征銀二十兩。乃英商藉口收稅。以致貨物阻滯爲詞。所有九江關征

收洋藥稅銀可否查明停止抑或離口另行設局征收請
咨總理衙門核示飭遵等因由江撫照咨旋准覆稱洋藥
一項由上海入長江其進口正稅已在上海納完到九江
時原不能再令洋商交稅惟洋商止准在口銷賣不能將
洋藥運入內地其賣與華商後如何征收華商稅銀洋人
不應過問所有應征華商洋藥稅銀自應照常辦理至應
否離口設局征收之處該撫既已分咨戶部應由戶部核
覆可也予謂洋商不准將洋藥運入內地焉有准其在潯
消售洋藥之理秖因長江一開內地漫無限制行棧既設
囤積居奇決不肯身居內地而聽洋藥售于海口以讓華

商之利者海關既不能禁則除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外別無辦法現在九江設關亦復稅釐兼收不分華洋是混中第五款之約實自長江一局破之也

洋葯進口以香港爲總滙之地屬英國埠下彼處設有公會稽查上稅之後方准運往中國各口故赫德單內稱有每年七萬箱之數然但就六萬箱估計稅則則其餘皆各口之漏稅也單內詳其漏稅之口以粵東爲最大而福州厦門次之据稱香港係中國無稅之口四面有海離岸不遠而粵東水路多歧因此各船不論大小均可到港洋葯物小價貴偷漏難防其自香港運入粵境亦非外洋船隻

都係各鄉村渡船漁船或販私鹽船更有官設保私之巡船不難指明其名者此等船隻若有海關船前往查拏則開鎗炮抗拒不遵查驗漏稅之多即以粤海一關論一年便有五十萬兩則二萬餘箱矣又據單內照其所定每箱稅銀四十五兩估計各口每歲之稅額天津牛庄登州洋藥以每年二千箱算應納稅約八萬兩上海長江一帶以三萬餘箱算應納稅約一百五十萬兩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應納稅約二十萬兩厦門以二千二百箱算應納稅約十萬兩廣州以一萬二千箱算應納稅約五十萬兩潮州以一千八百箱算應納稅約八萬兩此外臺灣瓊州甯

波等處無從核算亦約有數千箱此六萬餘箱洋葯祗中國各口稅則之可考者也

內地人之做洋葯生理者䆟口一也行戶二也烟館三也自咸豐九年三月許民間買用之令下則與各貨之開張者無異而稽查稅則勢不能不設法辦理于是嚇德單內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須先赴關呈明擬在何處開張洋葯店鋪請領字號招牌並須給准充執照方許開張給准照者應以一年爲限請領准照之人應分別䆟口經紀烟館三項照內註明某項應納銀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請領執照者無庸拘定限額以符定約等語又後開另欵內稱在

上海做洋藥生理者。應由戶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止包攬霸市。但驗明有准照者。或經紀。或窯口或烟館均可隨意或在棧房。或在躉船。不論與外國何人置買洋藥等語。予謂做洋藥生理須給准充執照。即中國牙行領帖承充之例。惟生意之大小。而稅則之多寡因之。既屬稽查不易。而其單內所稱通商港口。不必拘定限額及另欵指明上海做洋藥生理者。不論棧房躉船與外洋交易洋藥者。悉聽其便。凡此皆爲洋商自運自賣之人。預占地步。且上海入口。即係長江躉船。既無所不通。棧房亦隨處可設。豈復有華商洋商之别耶。總之天津第九條之新議既行長江

暫定之章程繼出從此中外畺界不可復理不特經紀容口華夷混充將來游歷內地之夷人貲本漸虧亦可開設烟館所謂錐刀之末將盡征之若使華商不黨比夷人沾其餘瀝豈復有營生寓足之地哉

查赫德所呈單內考核通商各口出進之貨無非爲中國夸張稅額之增以見通商之有裨于國計者如此其鉅嗚呼是玩嬰兒于股掌之計也今且就洋葯一款論之海關之稅每箱不過三十兩耳以六萬箱計之應歲增稅額一百八十萬去其扣餉之二成則餘一百四十四萬又据單內酌定各口征稅費用爲外

洋稅務司以下各項開銷每年通共銀五十七萬兩有奇通核中國歲收各貨之稅額約在一千萬上下是洋藥一百八十萬當各貨五分之一也又以五十七萬有奇之費用攤扣一千萬中則百去其五有奇今洋藥之稅一百四十四萬應攤扣費用七萬兩有奇加以中國之設關一切薪水雜費是又一成也如此則中國歲增洋藥之稅額不過一百三十餘萬僅得中國關稅五分之一直省各關稅額每年約五百餘萬而此六萬箱及偷漏之一萬餘箱歲易中國價銀三千數百萬皆商民之膏血脧削之以埘益外洋者也若其他出口進口之貨有向來逼商

所不禁者。自各口既開外洋搬運往來。課額有贏無絀。故其單內佑計除洋葯外可得歲額八百餘萬。然中國出口之貨。以茶葉爲大宗。而湖絲次之。今自通商之口岸日增。外洋竭澤而漁。華民慕羶而附。于是茶絲兩項日見翔踊。而湖絲之昂。加以錢價之長。較之十年之前如費三倍。而中國之民力竭矣。出口之例禁者如銅錢米穀豆石之等。約內所載。悉寬其禁。以致昔日銀荒。今日錢荒。兩受其敝。又如約內所載豆石豆餅。在登州牛庄兩口。不准裝載出洋。而十一年。查有洋船在登州空載而出。中途與遼東豆石議定買價。駁運到船裝載南

往經三口通商大臣咨照總理衙門給與照會往返駁辨卒議此等豆貨准雇內地商船運往天津上海等處但仍循原議不准裝載出口完稅自此洋商出入無不自便而華商之生計蹙矣照會內稱兩口所出豆石豆餅內地商人藉以養命者不下數萬人等語夫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今取其至輕之利而受其至重之害豈但失算哉謂之無算可也

中西紀事卷之十九

江上蹇叟

小國換約

咸豐八年夏六月天津撫議成

上命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等至滬飭將各口通商稅則事宜與英法等國來使商定八月桂相等至滬凡兩月始定于是四國以換約請相國令其將所定條約賫回本國請給國書前赴天津呈遞約以明年之夏四國唯唯是時大西洋有向來在滬通商之各小國如西班牙葡萄亞之屬紛紛陳請調

天朝通商二百餘年于我等大西洋各國皆一視同仁不分畛域今英法等國業經奉
大皇帝恩准換約我等各國事同一律若但准通商不准立約不但來往無憑且恐反受有約之國藉詞脅制相國拒之堅執不移復傳諭在滬洋商詢之三國僉稱大西洋各國向無統屬未便遽行阻止相國乃行文照會三國通中定我則時俄國不與三國者英法美也內稱撫和約之國本不應與有約之國視同一律祇以本大臣等未悉外國情形不肯遽行立法防弊合先奉商再爲定見旋准法國照覆謂此言甚屬有理但刻下尚無定見只可將貴大臣照會詳至本國飭

令本國官轉告無和約國之官一一遵辦等語又准美國照覆謂此事自應變通須先討問欲立約之國定立條約前大呂宋即西班牙來求立約而中國不允今大西洋即葡萄雅爾即亞字長言之亦已求取矣使中國肯同定約自當稍減無約之國今姑無論但此後設有美國人兼辦無約領事藉此作護身符以圖己益者地方官可以直却不與延欵抑或代無約商民討求地方官幫助申理亦可將情理對彼說明等語詳美人文義詰屈難通然其措詞大意似謂中國欲定章程先須分別有約無約之國又謂中國不允大呂宋立約而葡萄亞今已求取又似欲使等已有所

允意桂相當日或因澳夷久居中國拒之稍緩美人因得以此窺其淺深事從祕密莫能得其詳也惟英國照覆之文貌玩實甚其畧言未立條約之各國作何辦理本大臣似難置答何者因有不歸本國所屬之民人諸凡作爲本國不任其責除將此款轉報本國秉政大臣奏請外合爲先奉一詞果在各口海關派員妥辦徵餉皆從一律商民毫無偏袒諒來文所指情節定必大半消除若因不明外國情節是以行文詢訪試問大邦大臣何以必措此詞敢請博訪審察等語推其詞意始則諉卸末寓譏彈中則似謂天津所定條約皆可一律准行其居心殊不可問蓋李

太國主之也。時桂相奏明滬中稅則事宜。坿片謂各小國效尤陳請。業已嚴行拒絕。其事遂寢。迨京師換約後在滬中請申前議。而後此內外諸臣。辦理益形棘手矣。

十年、冬。江蘇巡撫薛煥奏

旨授爲署理欽差大臣。督辦江浙閩粵及內江各口通商事務。時三國換約之人。已回滬中。于是大西洋各小國之在滬者。請援英法等國例。一體換約通商。時蘇撫方奏密寄。將俄夷所請借夷剿賊代運南米之事。發令覆奏。因坿片陳明。滬中通商各小國。見三國換約。未免心存覬覦等因。旋奉軍機密寄。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此寄于六年正月奉到予在祁門督師幕中見之其前段所論即借夷勦賊代運南米事具詳二十卷中

薛煥另片奏三國換約各小國未免覬覦○前經桂良在上海嚴行拒絕○薛煥曾隨桂良在彼深知其事○著該撫按照前年辦理情形○預爲杜絕○毋令輕駛天津○又費脣舌○著曉諭英法咪三國以各小國小弱之邦○不得與三國平列一體換約○令其幫同阻止○方爲妥善○如各小國不遵理諭○徑赴天津○惟薛煥是問○並諭令知之○欽此○是役也○厲階之梗○實仍始于桂相當滬中定約時○各小國先後陳請○即應如

廷寄所云○令三國幫同阻止○並以後泰西各國無論大小

邦都者落在英法咪三國身上載入約中以杜其效尤之漸可免後此無限波瀾既不能令復于照會中依違遷就謙言不悉外國情形輒向商請所謂當斷不斷後必有受其患者其後果有在滬在津欲擅入京師紛紛瀆請之役

是年夏有布路斯國暨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各國在滬呈請通商換約薛大臣不可旋據布路斯使臣斐悌理阿里丕艾等由海道駛赴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請議立通商條約奏聞奉

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具奏欽此布路斯者大西洋近北之普魯社國也其國向在粵港通商五口既開旋

入滬中。茲因英法等國換約。呈請仿照辦理。蓋法人主之
也。時法國有駐京公使。由總理衙門照會。令其援案阻止
而法使稱布路斯爲彼國之與國。其德意志通商稅務各
國者。又布路斯之與國也。據稱該國通商在粵在滬。自來
無異。即今議立條約。亦求按照法國條約。有減無增。應令
其在天津聽候三口通商大臣酌議章程。並由法國使臣
代爲照料等語。奏聞。奉
旨著在天津守候。不准前赴京師。即日
欽派總理各國事務之大臣一員。前赴天津。會同辦理三
口通商大臣。悉心妥議。酌擬條欵。旋據布路斯使臣在津

呈遞通商條約計四十二欵又稅則善後條約十欵並據
呈到德意志通商稅務各國部名請按照該國條約一體
辦理惟將來寄住京師祗准布國派秉權大臣一員其德
意志公會各國俱歸布國駐京大臣代辦不得自派秉權
大臣進京又因中國現值軍務繁興經欽使會同三口大
臣與之面議另立專欵內載自互換和約章程之日起扣
滿五年方准布國派人來京居住其餘與法國所定大畧
相同于七月二十八日彼此畫押蓋印由總理衙門奏聞
奉
旨依議續又有比利時者亦大西洋之屬國赴滬呈請定

約薛大臣以布人不遵理論徑赴天津此時續至之國若再嚴行拒絕必至效尤前往又查比利時向在各口通商素稱安靜此時來滬亦無從中指使之人當即飭令在滬酌擬條款由該大臣核議具奏報可

同治元年夏有大西洋國即葡萄亞住居澳門之夷人大西洋是泰西各國之總名以澳夷寄居中國自明以來遂得大西洋之專稱由粵中海道徑赴天津又不向三口通商大臣呈遞照會遽赴京師經三口大臣飛咨總理衙門請飭城門攔阻旋有法國駐京之公使哥士耆者稱爲彼國朋友請由該使保領暫住該國館中恭邸語以外洋無約之國例不准擅至京師況該使此來

又不在天津呈遞照會將來此端一開從此外洋不論何國均可照行必至漫無稽攷哥不能辦乃請照各口領事代辦通商之例所有大西洋呈請立約一節概不提明一切由哥士耆代辦作爲法國賓客在京往來商議悉惟法使哥士耆是問議定之後仍回天津畫押即在天津互換等語恭邸不得已許之爰由哥士耆酌擬章程若干欵仍按照法國條約有減無增議定奏聞奉

旨欽派大臣前赴天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妥辦即日哥士耆帶領大西洋使臣至津一切畫押蓋印均如布路斯換約之儀惟大西洋使臣不得列入會議銜名皆法使主

之也。

二年春。有丹國使臣拉斯喇弗。泛海至天津。卽由天津起程。徑赴京師。時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董恂。以該使並未知照。飛函通知總理衙門。卽由恭王等照會英法等國駐京公使。告以丹使無故來京。已飭城門攔阻。旋准英使照復以丹國來人。乃係伊館賓客。請勿阻其入城。總理衙門以丹使此來。無非恃有奧援。一經阻止。必自英人首起釁端。遂置不問。相持數日。始据英人威妥瑪前赴公所。代請立約。經恭王等告以丹使初到中華。並不循照中國定章。擅自越過天津。來京議約。顯係輕視中國。斷難允准。威妥瑪

因言丹與英爲姻婭之國。並引曾允法使爲布路斯大西洋代請換約之案。再三商懇。王等以其語近要挾。礙難力拒。又恐許之太易勢將紛紛效尤。因語以丹使如欲中國允行。必須衞照中國章程。仍舊折回天津。自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敘明來歷。懇請奏明

特派大臣赴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辦理。方可與辦。否則決不能行等語。威不能辨。去後。准呈到照會。以此後外國使臣到津。應令天津領事官告知中國常例等因。蓋隱隱爲丹國認錯也。復經威妥瑪函致三口通商大臣代爲緩頰。始据該大臣奏聞。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具奏後再行諭知該大臣遵照辦理欽此尋據總理衙門議定丹國通商條約五十五欵並來往照會各件奏聞奏內稱丹國使臣來京由英國威妥瑪認爲伊館賓客代懇商定通商條約經臣等駁令回津照會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明辦理惟因威妥瑪既認爲伊館賓客情形與上年大西洋使臣來京議約法國哥士耆認爲伊館朋友一切均由哥士耆出爲商議大畧相同因奏明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條約亦專照大西洋商辦嗣据威妥瑪携帶該使照會並所擬條欵章程稅則底本送來臣等核其條約大畧以英國條約爲藍本並于

英約之外增添欵目推原其故因威妥瑪代爲謀主意欲藉此滋潤以便將來各國援照希冀一體均沾臣恒祺因臣衙門前已奏明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當卽駁令照改與大西洋一律據威妥瑪聲稱丹國旣係英國姻婭拉使又託該使代辦自應仿照英國文義定約未便全照大西洋一律連日迭次會晤逐層辨論始將擬欵中必不能允者參酌大西洋等國條約分別刪除更改較之英國原定欵目尚屬有減無增其通商章程及稅則與各國原本亦無出入惟上年所定長江暫定章程未經載入續准照會前來應歸另案核辦臣恒祺俟議定後在京先行畫押交

該使迅卽赴津再與崇厚畫押亦係仿照上年大西洋成案辦理等因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

初長江通商按照天津新議應俟東南一帶地方平靖始行開辦續因京師換約英人亟欲于九江漢口等處察看試行遂有長江暫訂章程各欵之議而大西洋各國之續請立約者獨于長江一欵尤深希冀如布約之第六欵丹約之第十一欵已將鎭江九江漢口三處載入約中然此所指通商江面乃地方平靖後常行之章程非現在試行暫定之章程也且約內載明自畫押之日起一年之後始

行換約互換之後始將所定章程頒行各省按照辦理是海口通商原有舊例長江通商實爲新例不可以三國之業經換約可以暫行者比例也丹使定約即有威妥瑪至彼告以長江暫定章程未經列入令其續行照會請照英國按長江暫定章程一體遵辦旋准總理衙門照復內稱貴國商船欲于未換和約之先即入長江貿易本大臣亦無所不願惟在和約未換之先倘准貴國商船一概入江則別國之已定和約而未換者亦將援例來請實有防礙本大臣見定章程凡貴國商船入江除華艇及原係華艇改爲外國式樣之船及甯波釣船中華式樣各船及各樣

一枝桅小船以上各等船隻雖挂貴國旗號均暫時不准入江惟貴國旗號之二枝桅三枝桅二板船及輪船始准照長江暫定章程一律辦理此係于條約之外逾格優待貴國之意等語然則長江暫定章程已允丹國破格先行則布路斯大西洋各國亦將效尤矣此前奏所稱長江暫定章程另案核辦之原委也

嗚呼吁閱四國通商前後條約及各小國續定之約中國之王大臣等抑何畏夷如虎也英法二國之使盤踞京師窺我虛實持我短長凡彼已定之約中國欲變通辦理者則倡爲走私虧課之說以恐嚇之若彼之自悔

其約。而得步進步者。則又巧爲代辦暫定之說。以愚弄之。至于美人所定天津條約。本無長江通商之欵。然其約內載明中國嗣後有與別國立約允准之處。無論何時。彼國亦一律照辦均沾等語。故自十年換約之後。不俟續請。毅然竟入長江。無復顧忌矣。若丹夷未經換約。輙欲照長江暫定章程試行。徒以英國之援。威脅從而左右之。豈丹人之智力所能辦哉。予謂自十年換約之後。外洋所請。至于長江通商小國換約。而中外情形。遂至不可思議。如海口通商。合計奉天直隷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凡七省。又增設長江三口。經歷安徽江西

湖北三省凡十省而中國無不通商之港口矣通商自有一定馬頭乃又于天津第九欵內闌入英商持照前往內地游歷通商悉聽其便之條于是有自赴山鄉市鎮采辦貨物爲地方官所不能禁者加以許雇內地船隻販運往來是則舟車所至皆足以資挹注之取通貿易之窮而中國無不通商之省分矣換約之請波及小國則將來效尤而踵至者應接不暇靡不自大其國自帝其主欲與中國抗衡至如布路斯條約牽及德意志公會各國其中所載部分數十多有四洲志之所不詳職方紀畧之所不載者惝怳迷離不可究詰而外洋無

不通商之島岸矣洋藥之入中國猶曰我自取之若夫米穀豆石銅錢向不准出口硝磺白鉛向不准進口今一概弛禁任其擇肥而噬甚至藉兵船護貨凡違禁之物通販濟奸惟利是視而中國無不出口之貨物外洋無不入口之貨物矣華人之獲其利者曰天下一家也罹其害者曰戎狄豺狼也調停其說者曰此地氣之自西而東并人力所能爲之推挽者也嗚呼豈非天哉

長江通商一欵外洋視爲利藪以該商出口向以茶葉爲大宗惟內江占立馬頭可以任意采購是以慕羶之趨絡繹相望寻檢閱通商檔案當十一年春夏間有意

大里國領事霍格照會薛撫內稱擬赴漢口察看通商情形。茲申明該國向在上海設有領事官准其通商請照飭遵辦等因。由薛撫據情洽會總理衙門准覆稱上海係沿海地方。准令無約之國一體通商。漢口係新設口岸兼係內江地方。未便准無約各國一律均沾相應咨請駁斥可也。查意大里係大西洋聲明文物之邦亦思在海口長江請行貿易。利之于人甚矣哉。

又按布路斯即普魯社之異音。一名咇路斯。一名布路西。皆對音轉音也。其來粵者張單鷹旗。故粵人以其旗名之曰單鷹。其都城曰比耳令。即約內所稱比耳令京

師者猶英之倫敦法之巴利也丹國即大尼其來粤者稱黃旗國之舊名曰丹麻爾故自稱丹國宋以前英人嘗為大尼侵并其後自立為國遂與大尼為友邦二國南北比鄰相為婚姻亦必有之事非咸妥瑪之託詞至單鷹黃旗等國在粤中通商已久亦不自今日始也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

江上蹇叟

外夷助勦

咸豐十年九月。英法俄三國先後換約。約既成。法之使臣噶囉者。意在修好。且欲收漁人之利于中國。因于宴會間。自誇其船炮之堅利。謂大國如有所需。聽從銷售。若欲仿式製造。亦肯派匠役前來教習演試。又請于海口助中國勦賊。所有該國停泊各口之船隻兵丁。悉聽調遣。准王大臣等先後奏聞。

上不許也。嗣俄人換約。遂有助兵勦賊。代運南漕之請。十

月十一日准軍機大臣密寄江浙督撫及漕運總督奉
上諭本年秋間英法兩國帶兵撲犯都城業經換約退兵俄羅斯使臣伊格那替業幅亦即隨後換約該酋見恭親王等面稱髮逆在江南等處横行請令中國官軍于陸路統重兵進勦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又稱明年南漕運京恐沿途或有阻礙伊在上海時有咪國商人及中國粵商情愿領價采辦臺米洋米運京如令伊寄信上海領事官將來洋船沙船均可裝載用俄咪旂幟即保無虞等因中國勦賊運漕斷無借資外國之理惟恐江浙地方糜爛兵力不專勦辦如借俄兵之力幫同辦

理逆賊。若能早平。我之元氣。亦可漸復。但恐該國所貪在利。藉口協同勦賊。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預防。法郎西在京時。亦有此請。著曾國藩等公同悉心體察。如利多害少。尚可為救急之方。即日迅速奏明。候旨定奪。至代運南漕一節。江浙地方淪陷。明年能否辦理新漕。尚無定議。然漕糧為天庾正供。自不可缺。該商所稱采辦運津之說。是否可行。應如何妥議章程辦理之處。並著曾國藩薛煥王有齡酌量情形。迅速具奏。欽此。嗣經各督撫奏覆有以為借助夷兵事屬可行者。兩江督臣曾國藩也。以為有害無利。必不可行者。漕運總督袁甲三也。江浙撫臣亦各

有意見奉
旨將各摺片發交總理衙門妥議具奏旋于十二月准軍
機密寄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議曾國藩袁甲三薛煥瑞昌王有齡
等各摺片稱江南官軍尚未能進勦金陵即令夷船駛往
非但不能收夾擊之效並恐與賊相持如薛煥所慮勾結
生變尤宜預防該撫所擬令夷兵由陸路進勦非獨經過
地方驚擾即支應一節諸多窒礙夷性貪婪一經允許必
至索請多端經費任其開銷地方被其蹂躪等語並于英
酋威妥瑪來見與之談論終日該酋已吐實語謂勦賊本

中國應辦之事若借助他人不占地方于彼何益非但俄法克復城池不肯讓出卽英國得之亦不敢謂必不據爲已有因舉該夷攻奪印度之事爲證借夷勦賊流弊滋多不可因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患惟此時初與換約拒絕過甚又恐夷性猜疑轉生叵測惟告以中國兵力足敷勦辦將來如有相資之日再當借助以示羈縻並設法牢籠誘以小利法夷貪利最甚或籌欵銷其餘炮船隻使必有利可圖卽可冀其睢就以爲我用倘上海夷人詣請助兵勦賊者曾國藩薛煥量爲獎勉續有兵船駛入內地按照條例攔阻並著該大臣等就見在兵力設法攻勦逆賊毋

再覩望至法夷鎗炮既肯售賣並肯派匠役教習演造亦令曾國藩等酌量辦理卽外洋師船現雖不暇添製或仿夷船制造或將彼船擕用誘之以利以結其心而我得收實濟其受雇助勦祇可令華夷兩商自行辦理二語係硃筆點改于大局或有裨益仍卽在于通商稅內籌辦至代運一節由薛煥招商運津無論華夷一體販運無須與該夷預行會商咪性較醕與英法不同其應如何駕馭俾其感順以杜俄夷市德于彼之心亦著曾國藩等妥爲辦理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于是借勦代運之議遂寢

十一年夏總理衙門恭親王等奏勦賊亟宜乘時請購買

外洋船炮以利軍行而維大局其略曰查粵逆起事以來蔓延七八省滋擾十數年推原其始由于道光年間沿海不靖其時散遣之潮勇從逆之漢奸窺見

國家兵力不足遂勾結煽惑乘間抵隙一發而不可驟制迨用兵既久財用漸匱外國從而生心得步進步要求無已內憂外患其事不相屬而其害實相因臣等現辦理外

國各事期于拔本塞源是以上年曾奏請

飭下曾國藩等購買外洋船炮並請

派大員訓練京兵無非為自強之計不使受制于人然購買船炮之議曾國藩等是否辦理無從詢知而當此時事

孔急未便再事因循自英法住京後臣等迭次接晤窺知各國心志不齊互相疑貳是以彼此牽制未敢逞志即如俄羅斯侵占吉林等處邊界英法兩國均以爲非蓋其意恐俄國日益強大不獨爲中國之患即伊等亦不能不暗爲之防是其猜忌之情可以想見臣等探聞英國本有與粵逆兩不相犯約法國雖欲勦賊以夸其勇而爲英國之所制亦不敢自主迨本年三月間巴夏里自長江來歷言賊情斷無成事之理而江楚各軍紀律嚴明惟餉項不足船炮不甚堅利恐難滅賊等語臣等自籠絡英法以來目前尚稱安靜似可暱而就我若乘此機會中外同心以滅

賊爲志不難漸次掃盪惟大江上下游均有水師中間竝無堵勦之船非獨無以斷賊接濟且恐由蘇常進勦則北路必受其衝是以上年曾國藩奏陳攻取蘇常金陵須有三支水師其一則由江北造船保裹下河以取金陵之說但造船必須設廠購料與工非年餘不成自不如火輪船勦辦更爲得力南省雖舊有二隻竝非打仗之船且已有一隻敗壞臣等詢之嚇德據稱外洋火輪船大者每隻數十萬兩上可載數百人小者每隻數萬兩可載百數十人船在內地不利行駛若用小火輪船千餘號益以精利鎗炮其費不過數十萬至駕駛之法廣東上海等處多有能

之者可雇內地人隨時學習用以入江必可奏效若內地人一時不能盡習亦可雇用外國人兩三名令其司桅司炮而中國雇用外國人英法亦不得攔阻如欲購買其價值先領一半俟購齊驗收後再行全給此等款項據赫德單稱征收洋葯正子稅外一經進口無論販至何處銷售再由各該地方官給與印票仿照牙行納帖之例每帖輸銀若干如辦理得宜除華洋各稅外歲可增銀數十萬可作為購買船炮之用臣等令其將船炮洋鎗價值分晰開單先行呈送如蒙

俞允擬將價值奏明後卽諮于上海廣東各關稅內先行

籌欵購買並給嚇德札文令其購買運到時交廣東江蘇各督撫雇內地人學習俟駕駛得法再入大江應請飭下官文會國藩等熟計遵行至法國哥士耆來見亦稱現欲回國請給札令其購買船炮伊即稟請該國主代爲購買俟將來稅項收有成數再行扣還等語臣等以英法事同一律未便意存軒輊如伊必欲請辦亦應仿照嚇德開明價值先給一半似于事亦無所損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施行奉

旨發該督撫等悉心妥議期于必行不得畏難苟安欽此

按此項船炮是否購齊如何布置均未見之施行而上年

六月金陵之捷惟陝甘總督原帶水師楊岳斌酌留數營及江蘇巡撫李鴻章調派淮揚水師在于龍江關水西門一帶而此次攻城皆陸軍以全力制其死命不聞有小火輪船助勦之說是則以之滅賊既已失之于前以之禦夷亦難善乎其後益內地演習則曠日持久而未必能精外洋雇募則通賊濟奸而尤為可慮當向帥初攻金陵調派紅單艇船入江助勦十年之久迄無成功而傳其通賊受賄種種不法是無利而有害也壬寅撫事既定中國大吏亦請設船炮之局彼時五口通商中外輯睦若乘機商向外洋購買船炮不特可免異日粵匪入江之禍而其時洋

艘皆停泊海口。不悉內地虛實。若得小火船數千號堵截內江。則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者。卽在于此。今自長江通商。外洋船隻。無論大小。靡不駕輕車而就熟路。卽使中國仿其制作遷地能良。又安能敵其夫人能爲之技哉。若謂藉以籠絡外夷。（原奏內有失此不圖賊勢既難逆料卽英法之籠絡亦恐無以善其後之語）則癡人說夢語也。

方薛大臣之撫蘇也。駐節滬中。危如累卵。而蚍蜉蟻子之援。遂有與洋商相依爲命之勢。自借夷勦賊之議起。因密寄中有受雇助勦。祇可令華夷兩商。自行辦理之諭。適是年之春。髮逆大股竄逼滬防。外洋各國。以通商各口滬

濆為根本之地願效死力英商雖有與粵逆兩不相犯之約至此亦不得不謀以自衛于是英法等國會同官兵水陸夾勦又于上海城垣等處挖濠築堤內守外禦遂連敗賊匪于東西撒渡及高橋等處奏聞奉

上諭英法兩國自換和約後彼此均以誠信相孚此次上海幫同勦賊具見真心為好克盡友邦之誼著傳旨嘉獎竝嗣後如有外國協同助勦之處著薛煥隨時迅速具奏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協助之意欽此時美國人有華爾白齊文者自募常勝軍願助中國勦賊華爾為正領隊白齊文副之駐守松江先是賊犯松江經華爾白齊文領洋鎗

隊連敗賊于泗涇旗濱天馬山等處。茲據華爾等稟明上海道及美國領事官。願伍中國臣民。更易中國服色。由蘇撫奏聞。奉

旨華爾著賞給四品頂戴花翎。嗣滬中之役。英法二國勦除浦東之賊于高橋。華爾等率隊赴之。首先沖入高橋賊壘。被賊衆迎戰。轟擊連環洋鎗。白齊文身受鎗傷。奮勇力戰。遂將賊壘一律掃盪。奏聞。奉

旨白齊文賞給四品頂戴花翎。自此英法美三國屢助中國勦辦蘇松太倉各路之匪。迭著戰功。竝奉

旨權授中國總兵副將等官。同治元年薛煥解蘇撫職。奉

旨李鴻章著以三品銜署理江蘇巡撫所有防勦各御專
特滬城洋稅以資接濟于是各國經理稅務之商人及助
勦之水師陸隊隨時傳
旨嘉獎而法國連年在蘇浙勦賊陣亡提督三人均奉
旨優卹竝賞給該家屬貂皮銀兩二年克復無錫蘇州等
處則英將戈登戰功最著權授江南總兵官蘇門之役僞
忠帶兵先遁經城中僞職殺其爲首之僞王譚紹洸開城
納欵蘇撫入城梟其僞職八人而是時滬中月報言此等
僞職係戈登與之說合許其投誠免死而深以蘇撫殺降
爲失計亦未知其確否也美國自華爾中鎗因傷病故白

齊文遂統全隊傳聞其索餉不遂投入偽忠濟至金陵續因偽侍寬擾江西同入撫建又由建昌竄入福建漳州之陷白齊文實有力焉昨見上海月報言官兵克復漳州白齊文踞城拒戰被官兵生擒解入大營報中亦深鄙其反覆無常棄順効逆實爲取死之由等語予謂上海之役係各夷切膚之災噬臍之圖謀以自救者至于蘇浙一帶乃上海甯波二口出入之區故得以稍收其指臂之助若因此而謂夷兵可借則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卽如白齊文係美國人恭讀

廷寄謂其性較馴與英法不同飭令設法駕馭以生其感

順之心今白逆初次助勦即請易中國服色伍于臣民當
奉
褒許賞給四品頂戴花翎其後以戰功屢著加至總兵銜
與外洋之提督同等一旦狼子野心不可測度馴至于叛
逆昭彰死而不悔者夷人好利故僞忠得以言甘幣重携
之然則借夷勦賊之有害無利亦可知矣
庚申之冬予在督師今曾侯祁門幕府見江浙撫臣及
漕臣先後咨到奏稿各有意見督師命彙入夷務檔案
中時予極以袁漕帥所論洞悉夷情嗣于次年正月奉
到

廷寄則

聖明遠慮固已洞燭無遺第寄中于借勦利害覆奏不提

一語葢可否之見一經道破轉使外邦得以覘其虛實

持我短長故特祕之

附録袁漕督甲三覆奏

奏為遵

旨體察借夷勦賊有害无利謹就管見所及密摺覆奏仰

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年十月十一日

奉

上諭本年秋間英法兩國云云見上欽此仰見
皇上撫夷勦賊
聖慮周詳而于利害相因
虛懷下問臣忝統師干自當以愚慮所及縷析上陳以備
聖明采擇查我軍勦賊向來水陸兼籌並非專恃陸路長
江上下均有水師本與旱隊互相策應如艇船紅單長
龍舢板拖罾等船不下數百號所招廣楚各勇器械精
良迭著戰功果能統帥得人妥爲駕馭不難得其死力
非中國無水兵也亦非中國水兵不如外國也今該夷
請我軍由陸路進勦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勦

以每船數十人計之夷船不過數號而謂必可得手臣愚未敢遽信也且我軍現用廣楚各勇係內地民人尚有因糧餉不足延不起碇並結黨肆搶情事況外夷之人祇能將就牢籠而不能服我節制者乎此時協同勦賊即謂自備口糧而我之隨時犒賞亦必不可少幸而戰勝則矜功要挾所求无厭豈能滿其所欲不幸而偶有小挫或船隻損壞或兵丁傷亡勒索賠償又將有詞可藉誠如

聖諭該國所貪在利格外要求不可不思患預防也不但此也我軍水師廣勇居多該夷之與我爲難亦多挾廣

勇而來萬一私相勾結其禍更烈即令杜其勾結而以桀驁不馴之徒兩相猜忌則爭端競起必至枝節橫生况夷人素習天主教本年六月即有墨利加國借英夷船隻駛赴金陵傳教之事經李若珠奏明在案髮逆之所以煽惑人心者亦藉天主教爲名與該夷所習相同前次旣赴金陵難保無暗中串通情弊一旦奉命而來久居內地是不但引虎入室並且爲虎添翼恐此時招之使來他日不能麾之即去也體察情形熟思審處非特利少而害多實覺有害而無利區區愚衷竊以爲必不可行惟求

皇上乾綱獨斷。計出萬全。與其悔之于後。不如慎之于初也。抑臣更有請者。夷人名爲就撫。實則包藏禍心。不惟我不能得其力。其有利于我者。該夷亦必不肯爲我謀也。即如俄夷上年請進火器一萬件。彼時外間聞之。均以爲兩國相爭。斷未有肯以利器予人者。該夷必別有詭謀也。繼果藉詞遷延。逞其愚弄之計。本年各夷犯順。安知非俄夷之唆使耶。且俄夷向于內城設館。人地最爲熟悉。本年聞在天津議事者。即係前年住俄館之人。都人尚能認識之。該夷距我甚近。水陸兼通。尤不可不加意嚴防也。臣愚昧之見。本擬與曾國藩等公同體察。

會核具奏但相距較遠道路梗塞一函往復動經數旬且軍情機密設驛站稍有洩露所關匪細至交商買米借用俄咪旂幟保護運津一節以現在夷情揣之其氣甚驕其心愈侈萬一發價之後事有變遷更恐無計可施都中需米甚殷臣于海運事宜未能深悉應如何設法轉輸確有把握之處曾國藩等自能遵

旨妥辦另候

聖裁所有借夷勦賊有害無利各緣由理合瀝情由六百

里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臣無任戰栗屏營之至謹奏

按裕帥此奏。洞悉夷情。而其謂各夷犯順。安知非俄人之唆使。與予所論。不謀而合。方奉旨之初。予在幕府先見之。竊以此事必不可行。而出自俄人所請。尤不可信。然督帥則已胸有成竹矣。俄夷教唆之本末。予詳其事于四國合從卷中。今再論之。自庚子英夷內犯以來。俄人窺釁。始欲兩乘其敝。繼遂協以謀我。是始狼子野心。不可得而畜者也。其與英法二國血戰三年而後和。事在咸豐五六年間。時英人以有事于中國。雖許其和。未嘗不心甚忿之。予八年在浙見西報言英人入天津。欲藉俄夷為偵探嚮導。而又陰懼其攙中

西之間。刻刻防之。其在黑龍江衍漠北五千里之路。三國忌之尤甚。著其事于月報中。蓋英人欲用俄夷。而已先爲俄夷所用。從令中國兩受其害耳。凡此皆可爲奏中增數重鐵案。至其謂天津議事之人。卽前年住俄館之人。則予合從卷中所録西人月報。已預爲今日張本矣。報中言其漏洩都中近事。以其言多不經故汰之士大夫諱談月報。罔識夷情。予感其事。因録其全奏而㨿識于此。